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四十五回 佳公子踏月訪情人 美玉郎扶乩認義父

話說琴言在怡園住下，賴有子雲、次賢日為開導，又有那些名旦不約而來，或有煮茗清談，或有詠花斗酒，園中的勝景甚多，今日在牡丹臺，明日在芍藥圃，倒也把愁悶消去了一半。昨日子雲又請了屈道生、梅子玉、史南湘、顏仲清、田春航、劉文澤、王恂等，並有諸名旦全來，會了一日。因南湘、春航次早要入場，所以散得甚早。

且說子玉又與琴言聚了一日，知他出了華府，□分歡喜。

但因昨日人多，彼此未能暢談衷曲。今日晚飯後，想趁著那一鉤新月，去到怡園，也可暢敘一會，遂稟明了顏夫人、帶了雲兒，乘興而來。進了怡園，卻值子雲未回，到了次賢處。子玉尚未進門，聽得有人在那裡高談闊論。次賢見子玉來了，即忙出來，要請到裡面。子玉問道：「何客？」次賢笑道：「不要緊，是個湖州王客人，販些古董書畫筆墨等貨，來托消的。」

子玉進去，那人便鞠躬如也的直迎上來，深深作一個揖，子玉也還了禮。見那人有五□餘歲，相貌雖俗，倒生得一部好鬚，直垂至腹。王鬚子見子玉清華瀟灑，知是個貴公子，頭一句便問家世，第二句就問科第。子玉倒有些不好意思，次賢代他答了，王鬚子道：「在下作個斯文買賣，二□年來，走了□四省，就是關東、甘肅、廣西沒有到過，其餘各省都已走過幾回。去年八月在江西吉安府，遇見尊大人，正在開考。候考完了，也進去叩謁過兩回，消了一個宣爐、□匣筆。尊大人還到小寓來回拜的。不瞞梅少爺講，在下到一處都有些相好。少爺要用什麼書籍以及筆硯玩器之類，我留一個折子在蕭老先生處，有合用的，開個單子，打發管家來取便了，我寓在古秀齋書畫鋪。」

那王鬚子好不話多，子玉不些發煩。無奈王鬚子要候子雲回來，消些東西。還有一部《圖書集成》，這部書是個難消的，心上要要求子雲買這部書，情願減價，只要三千銀子，今日看來也要在園中下榻的了。

次賢覺得子玉有些嫌他。便對子玉道：「何不到玉儂處談談，今日又挪到海棠春圃，相去不遠。」子玉正中心懷。次賢便叫書童引路，送子玉到了海棠春圃。望見琴言穿著隨身的月白夾襖，腳上是雙大紅盤花珠履，倚著海棠花樹，對著塊太湖石，在那裡凝思。書童咳嗽一聲，琴言回頭，見了子玉，便笑盈盈的迎上來，說道：「來得正好，你看夕陽欲下，映著這些花分外好看，快來看罷。」子玉笑著走過來，二人倚著闌干同玩。琴言道：「人說海棠有色無香，你不聞見香麼？我覺得比別的花還香些。」子玉笑道：「已經占了國色，何必還要占那國香。這香只怕是那邊丁香的香。」

若說海棠的香，無此濃厚。他也有一種香氣，是藏在花肌膚裡，顏色中不肯輕易吐出，要人將花凝眸諦視，良久良久，他那一種清香自然隨人的上到鼻孔中來，也不是人人聞得出來的。你不信，你就將那一枝垂下來的細細的聞聞，管保不是方才吹來的那種香氣。」琴言果然走上臺階，手板一枝海棠，看了一會，又聞了一回，點頭微笑道：「果然，果然！你真是細心人。這香就像與花的顏色一樣，說他不香卻真有香，說他香又不像別的花香，真正恰是海棠的香。」子玉笑道：「此所謂心香，如何可以比得別的花香呢？豈有嬌如海棠而雲其一無香氣，此真為唐安全突名花了。」二人在花下談了一會，才進屋子坐下。子玉道：「你如今出了華府，無拘無束，所有那些愁悶都可消了。況在這個園子裡，一年四季都可遊玩，又有那一班長見的時來時往，比在師傅處更好了。」

琴言道：「那自然。若說在師傅處，卻是第一的不好。那日點了我的戲，心裡就像上法場，要殺的一樣。及到上場，我心裡就另作一想，把我這個身子不當作我，就當那戲上的那個人，任人看，任人笑，倒像一毫不與我相干。至下了臺，露了本相，又覺抱愧了。再陪著個生人在酒席上，就覺如芒刺在背。看著他人自然得很，有說有笑，我也想學他，但那時心口都不聽我使喚，也不懂得是什麼緣故。後來要到華府時，心裡想不知怎麼受罪。及進去了，倒也不見得怎樣。惟有這片心，人總瞧不出來。就算格外待得好，究竟我當個優伶看待，供人的喜笑。至於度香待我，還有什麼說的？但我此時身雖安了，心實未安。從前在火炕裡，受這些孽障，只求早死，也想不到如今還能出來。既出來了，我的心倒比從前更亂了。戲是決意不唱，奴才也不再作，但又作什麼呢？人既待得這麼好，我只是愁愁悶悶，也叫人疑惑，說我不知足了。所以我此刻另有一種活路上煩悶，不是死路上的算計。這話我也沒有對人講過，只有你知我的心，所以今日告訴你。既未到□分危急，也不便視死如歸。但生在世間，沒有一個歸著，你教我這心怎能放得開呢？」子玉連連點頭道：「你慮得極是，我倒有個主意，就怕遇不著這個人。此時你在京裡，人人知道你的出身。若到了別省地方，人家如何知道，豈不與平人一樣？但是那裡有這個好人，同你出京去呢？」琴言道：「你怎麼倒願意我出京嗎？」子玉道：「我豈願你出京？我的心裡是願與你終身相聚，同苦同樂。只恨我一無能力，與廢人一樣，還時時慮著老人家回來，或再放了外任，要帶我出去。幸而此時還未到這田地。但替你想，也不好盡為著我耽誤了你一世。」琴言道：「這話也是白說的。除非候你作了官，才可提拔我。靜宜說今年要考博學宏詞，若考中了就好了。」子玉道：「這如何拿得定？我倒不想中博學宏詞作翰林，我只想得一個外任的小官，同了你出去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」二人這一回已談到定更時候，只見新月半窗，花枝弄影，忽聽得外面子雲、次賢進來。子雲叫道：「庚香在這裡麼？」子玉連忙答應。琴言接二人進來，一同歸坐。子雲道：「今日二位，真可謂暢談衷曲了。」次賢道：「今日園中苦樂不均，我被那王鬚子纏得發昏，要消這樣，要消那樣，據他的想頭，差不多把他帶來的東西都消在這裡才好。」子雲道：「老王的鬚子越發長了。其實這個人，倒也不討人嫌，就是利心過於重些。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我雖有一部，這個也只好我們留下罷。這部書也不過如聾子的耳朵，擺設而已。留他住兩天，倒要看看他扶乩的本事，是哄人的不是。」子玉道：「他會扶乩麼？」次賢道：「他說去年在岳陽樓，遇著個道士傳授他。據他說，靈驗得很，並不是哄人。」子玉道：「幾時請他來扶乩，我好看看。」子雲道：「我留他住下就是為此。要不然，就是明日，我們把幾位相好的都請來。那金吉甫我也往還過了，人極風雅，明日一並請來，結個仙緣罷。」子玉笑道：「我是必來的。」子雲道：

「既如此，就是明日辰刻畢集，此時就叫人去知會。」一面吩咐家人到各處去了。子雲道：「今日月光不足，辜負名花，叫把那像生花燈點上幾盞來，掛在樹上。」家童忙到廂房內，開了櫃子，取出□二盞海棠燈，是用通草作成。花朵中點了小白蠟，掛起來□分好看。子雲道：「對此好花，也須小飲幾杯，況庚香也來久了。」子玉道：「可不必了，時候不早，要回去了。」

子雲道：「略飲數杯，領領玉儂的情。」吩咐隨便拿幾樣果菜來。當下四人小酌了一回，已經二更，子玉告辭，子雲又屬明日務必早到，子玉答應而別。

次日清晨，告稟顏夫人，要去看扶乩，並要問問自己前程。

顏夫人是從沒有阻過他的。子玉到了辰刻，因是仙壇，衣冠而去。是日一早，屈道生同金吉甫先到，隨後顏仲清、劉文澤、王恂一齊都來了，子玉到了，各人與吉甫相見，敘了些彼此仰慕的話。只有史南湘、田春航在場中未來。相公們到的是寶珠、蕙芳、素蘭、玉林、漱芳、蘭保、桂保、春喜、琪官、連琴言剛是□人。

王鬚子過來，也與諸人敘禮，他卻都是認識的，與屈道生更是多年相好。王鬚子道：「今日人多，仙壇要設個寬綽的地方才好。」子雲道：「我估量著人多，已經叫人在含萬樓上鋪設了。」又笑問王鬚子道：「你是主壇的法師，請教你，今日是吃齋呢，還是吃葷？」王鬚子笑道：「神仙也是吃肉的，共不用蔥蒜五葷罷。」子雲道：「這很好，我們菜裡本不用蔥蒜的。」於是吩咐擺早飯，吃了好上壇。計算人數共是□九位，就在次賢處擺了三桌。吃畢，才到午初。子雲先上樓去，看看鋪設，遂命人請眾位上樓。

王鬚子看那樓中，好不精緻，是五大間，卻分作五處，兩面開窗，中設了仙壇。看不盡玉壺寶鼎，古畫奇書，王鬚子自付一生販買古董，從未見過這些好的。憑欄眺望，猶如身在蓬萊。想揚州鹽商家那些花園，也算精工的了，如何比得上這裡？再如平山堂、虹園也不能彷彿。至於候石翁的起鳳園，更不必提了。這邊子雲取出商彝、周□、漢鼎、秦盤，斟上百花釀，焚了百和香，中

鋪上一盤淨沙，擺了一個仙乩。大家下樓冠帶，□漱已畢，重親上樓。

王鬚子上前虔誠默禱，一連叩了九個頭。先焚了一通風符，次雲符，又鶴符。候了約有半刻時候，要請兩位仙童扶乩，便點了玉林、漱芳，二人扶上。又有半刻工夫，不見運動，王鬚子又磕了頭，再焚個催符。玉林、漱芳呆呆的扶著，見那乩像有些動，玉林把手一撥，便旋轉起來，滿盤走了一回，畫了無數的圈子。玉林疑是漱芳，漱芳疑是玉林，兩人對著微笑。那乩畫了一回，略停一停，忽又運動，上下往來，成了兩個字。

王鬚子將筆寫了，子雲等就在兩邊看時，分明是「珠珍」兩字。

後又一連寫了五個是「為輦玉為輪」。再看又寫了七個王，鬚子一一記了，已得兩句七言詩。眾人點頭，暗暗稱奇。又見運動得更快了。斜斜的兩行，寫得甚草。王鬚子卻認得，寫了出來是：

珍珠為輦玉為輪，去請瑤臺絳闕真。

朱鳥窗前問阿母，碧桃花樹幾千春。

原來是首降壇詩。眾人知是女仙，越加敬謹。復又寫出數語道：「吾仙杜蘭香奉金母命，至東海蓬萊仙闕，邀請碧霞仙府神君，便道來遊。王鬚有何疑問？」王鬚子連忙下了拜，來問道：「那位要問，就請禱告，好待上仙判斷。」眾人心上都沒有事，不過來看熱鬧的。及王鬚子問時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沒有一個肯上前。子雲忍不住笑道：「既諸位沒有問的事，我要問一個人。」就叫：「玉儂，你來跪下。默禱默禱，請上仙判你的終身，後來如何？」琴言原想自己問問，不好搶先上來，今見子雲叫他，即便上前跪下，叩頭默禱了一回。只見乩上運動，已寫了兩三行。琴言起來，站在王鬚子背後，看他寫出，也是首七絕，道：

薄命紅顏最可憐，杜鵑啼血自年年。

再生不記前生事，父子相逢各惘然。

眾人看了，不解其意，有的還在細細推求。但第四句總解不出來，琴言只是發怔。王鬚子道：「你再禱告禱告，求個注解。」

琴言又禱告了，乩上又判了四句是：

前世之因，今生之果。

杜郎且退，屈翁上前。

屈道生聽了，恭恭敬敬，上前叩拜，站立在旁。乩上又判了一首詩，王鬚子錄出，眾人看是：

可憐一死因嬌女，三絕曾傳鄭廣文。

後日莫愁湖上去，蓮花香繞女郎墳。

又判道：「汝前生為江寧府推官，杜郎為汝嬌女，□五天亡，汝傷悼成疾而歿。七□七年前事也。前因具在，後果將成。」

子雲看了，不禁笑道：「據上仙所判，玉儂前世，竟是道翁的女公子了。」琴言不覺紅暈了兩頰，道生也覺奇異，欲要再問時，見乩又動起來，寫道：「吾去也，坡仙來。」寫罷，寂然不動。

道生與琴言拜送了杜蘭仙，重新焚香換酒，眾名士一齊下拜，換了琪官、春喜上來扶乩。道生道：「今日坡仙必有佳作，我們當□漱恭讀。」只見乩上寫道：

翩翩裙履佳公子，舞席歌場日終始。

興似春山再展雲，情如秋浦長流水。

眾人看了，都欣欣然說道：「坡仙要作長古了。」子雲叫人取了一幅白絹箋，研好了墨，請道生另寫。只見乩上又寫道：

梅花一枝開春先，瑤琴三尺彈鷓鴣弦。

紅愁綠怨淚沾袖，明月一年幾度圓。

道生寫了。仲清對金粟道：「這四句像是說庚香與玉儂的。」金粟點頭。子玉看了，分明一個梅字，一個琴字，也知道是說他們二人的，心裡又想道：「難道坡仙今日要將這□九個人全寫入詩內麼？」子雲與諸人也都看了，蕙芳呆呆的看著乩盤，只見道生又照著乩上寫了四句是：

春江水漲輕航出，蕙質蘭心人第一。

大賈空存惜玉心，分香浪費金條脫。

蕙芳看了兩句，喜動顏色，及看到「分香浪費金條脫」，不覺臉上又微泛紅潮，怕人題起潘三的故事。止有道生不懂，吟哦了幾遍。眾人心裡想道：「怎麼這些事神仙都會知道？這也奇極了！」各各駭異。又見寫道：

名園公子人中英，於彼於此俱有情。

珠輝寶氣聯星斗，金光燦爛雲霞明。

道生寫了，對著子雲、吉甫道：「這像是說你們二位呢。」子雲、吉甫俱說「慚愧！慚愧！」寶珠看了，也知道帶著他，且與吉甫相聯，心甚喜歡。只見又寫道：

石崇王愷人爭羨，世德勛門荷天眷。

只惜豪華怒□琴，明珠減價珊瑚賤。

仲清道：「這不消說是華公子。」子雲道：「竟連前日的事，都說出來了。你知道明珠、珊瑚的故事麼？」仲清道：「我不知這句的故事。」文澤道：「明珠是他有□婢，皆以珠字為名，這珊瑚就是林珊瑚了。」又看寫的是：

沖寒一鶴雲中來，知爾磊落非凡材。

依劉暫作王粲計，劍氣閃爍凌風雷。

子雲道：「此是劍潭無疑了。」又見寫道：更有清才蕭穎士，漱芳六藝精文史。

閒雲不肯出山來，賦價曾高洛陽紙。

道生道：「這位是靜宜了。」漱芳看見第二句，心中暗喜神仙贊靜宜，也帶著他的名字，可謂附尾了。一面看寫的道：

酒狂詞客何紛紛，眼底直欲空人群。

舉杯渴酌洞庭水，掉頭笑看吳山雲。

文澤道：「這必是竹君、卓然二公了。」眾人說道：「正是的，怎麼把他二人寫得如此活跳，真非仙筆不能。」又見寫道：

劉晨子晉求仙去，□丈紅塵阻前路。

均是龍華會上人，名場同日欣知遇。

次賢道：「這是前舟、庸庵了。」眾人說是。王恂道：「我們這些人都說完了，看以後還說誰。」只見又寫道：清芬竟體是蘭香，王樹琪花列兩行。

□樹瓊花□樣錦，春風喜氣滿華堂。

眾人道：「首句是香畹，次句是佩仙、玉豔，三句總說，末句是小梅。」子雲掐指一算，名花已有了八人，只少靜芳、蕊香兩人了。又見寫道：

春蘭秋桂非凡種，香色由來人所重。

盡待神仙閒品題，群花齊向天門擁。

子雲道：「他們都說完了，就只有道翁先生與胡兄了。」王鬚子拈著長鬚，候著乩上說他。道生道：「我這老朽，恐怕未必能附諸名士名花之後，且如何能邀坡仙齒芬一餐？」只見乩上又寫道：

曲終又見湘江靈，蛟龍出沒江濤腥。

汨羅沉冤感天帝，千百餘世明磬。

知君一生秉正直，風骨稜稜謝雕飾。

嬌女含愁化玉郎，石頭城下傷春色。

道生寫到此處，不禁傷感起來，眾人亦皆歎息。子玉道：「據兩仙所云，玉儂前身的真是道翁先生前世之女，今日相見，可謂有緣。」道生聽了子玉之言，不覺淚下。原來道生六□無兒，並且喪偶，孤苦一身，是以觸動心事，淒然流涕，便呆呆的看著琴言，琴言也呆呆的看著道生，各有感傷之態。眾人也呆呆的看他二人。忽然乩上又寫道：

難得名花名士兼，長歌一紙示王髯。

丙寅三月初八日，請得眉山蘇子瞻。

道生寫完，眾人正要觀看，忽見乩上又寫道：「奉敕赴凌雲殿撰文，不能久留，去矣！」書完寂然不動。眾人一齊拜送，焚符醮酒，俱欣欣然有喜色。家童收拾了仙壇，大家就在樓中坐下，又將仙詩同讀了兩遍。

子雲吩咐家人在承蔭堂擺了四桌盛席，便對眾人道：「今日我有一言，上承仙命，下合人心，成了前因後果。兩仙乩上俱判玉儂為道翁前生嬌女。現在道翁無子，玉儂無父，我欲成此仙緣，要請道翁收玉儂為義子。玉儂雖失足於前，未嘗不可立身於後，想先生決不以世俗之見論人。未識玉儂之意如何？」

而諸公以弟之言為然否？」道生尚未回言，子玉喜動顏色，即道：「玉儂若得道翁先生栽培，真是精金入冶，美玉成器。只求道翁不以寒微為鄙，玉儂豈有不願之理？」次賢與吉甫等都贊成道：「這是極好的事，大約今日合當父子相逢，不然杜蘭仙何以特判出來，又單叫道翁上前，說明前因後果，不是也要撮合這件事麼？可見數已前定。」子雲接口道：「可勿三思，請到承蔭堂一拜就算。」道生想道：「我看著琴言雖係優伶，卻無半點習氣，度香早說過他多少好處。況我也見過他好幾次，竟是毫無訾議的。若以為義子，倒是個千里駒。況他天姿穎悟，略一指點，便可有成。而且兩次仙乩，都說前生是我的女兒，自然他會天性相親。」主意已定，便道：「恐福薄老人，未必能有此佳兒。」眾人皆笑說：「先生太謙了。」琴言想道：「兩次神仙特為我判出前因後果，我看這位屈老先生，真是天下第一等人品，得他教訓，也不枉了一世。況前世又是父女。

但我斷沒有自己開口求人為父的理。」既而聽見子雲之言，又測度子玉之意，眾人竭力贊成，道生一口應允，便也滿心歡喜。

但終是面嫩，答應不來，紅泛桃花，低頭不語。子雲道：「玉儂，你怎麼樣？道翁是極願意的了。況你們前生原係父女，今世自然天性未離，這是光明正大的事情，何妨答應，有什麼害羞處說不出來的？」琴言目視子雲，將頭點了一點。子雲哈哈大笑道：「願意了，願意了！這也不是輕易遇得著的。」就讓眾人到承蔭堂，鋪了紅氈，次賢、子雲扶道生坐了，文澤、仲清拉過琴言來拜了八拜，道生受了。

眾人稱賀已畢，道生又謝了子雲，便說道：「弟是孤苦一身，並無家小，既承諸公雅愛作成，認為父子。但我比不得那有子嗣的人，單只掛個名兒。我既認了他，自就與親生的一樣，要教訓他，並且要隨著我去，不知他心上何如？」子雲聽了，略一躊躇，即問琴言道：「這事要你自已作主意，旁人難以應答的。」琴言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我又沒有父母，豈有不追隨的道理？」子雲贊了一聲「好」。子玉聽到此，未免有些傷悲，然也無可奈何，況從此琴言入了正路，故也喜多悲少。在琴言徹底一想，非但不悲，而且極樂。道生便叫過琴言來，說道：「從今以後，須要改去本來面目，也不應常到外邊，在我寓裡讀書習字。出京日期也近了，你的名姓是都要改的，如今就依我的姓，改名為勤先，留你一個琴字在內，號就是琴仙。」眾人都說：「改得甚好。」琴言俯首聽訓。子雲與子玉見了這個光景，頗覺淒然，以後就要另樣相待，正是從此「蕭郎是路人」了。

子雲便請入席。第一席是道生、子玉、吉甫、王髯子、琴言，二席是仲清、文澤、王恂、子雲、次賢，九個名且分為兩桌，各自敘齒坐了、四兩席。琴言坐在下手，拘拘謹謹，也不舉箸，甚覺可憐。倒是道生體恤他，道：「凡遇熱鬧場中，當言的即言，也不必過於拘謹，但存著個後輩的分寸就是了。」

道生喝了幾杯酒，便與子玉、吉甫、王髯子談些閒話。王髯子道：「屈老先生，晚生這個請仙的本事如何？你說我是賺人麼？」道生笑道：「今日之事卻真稀奇，若不是我親眼見的，親手寫的，憑誰告訴我，我也不信。」又道：「胡兄，你往常請仙，也有這麼靈異麼？」髯子道：「今年過揚州時，在一個鹽商家扶乩，請的什麼楊少師，寫了一長篇，把他家閨門裡的事都寫出來了，嚇得那主人家磕頭如搗蒜的哀求，方才沒有寫完。第二次就要算今日了。往常請時，卻沒有這麼靈異。」子雲笑道：「今日說我們的詩中，也有兩句說著隱情，不過諛而未虐。」蕙芳咳嗽一聲，惹得各席都笑了。

道生也笑道：「我也略猜著此，但不知是怎樣個始末，何妨與我說明？」子雲道：「我要說，又怕有人不依，我不說罷。」玉林對漱芳說道：「起初乩動的時候，我總當著你的手動，我想把我的手不動，教你寫不成。後來，不由得我的手也跟著動起來了。」漱芳道：「可不是，我先也打量是你作詭，及至寫了一句詩，我還疑惑是作出來的，後來才知不是了。」春喜道：「我們扶的時候手要不動，那乩自己就會跳起來，比你們頭一回還動得快。」

琪官道：「這神仙也不知怎麼來的，就這樣快，就像在這園子裡一樣，真是心動神知了。」蘭保道：「那杜蘭仙與玉儂同姓，所以關切得很，把他的前事都說出來了，總成了這件好事。」

寶珠道：「我們前生，就不知道是什麼人轉生的。吉甫說他也會請，我要看看，總未遇巧。」素蘭笑道：「你的前生不是說是個尼姑呢？」寶珠不覺得臉一紅，笑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素蘭道：「我聽見你自己說的。」寶珠笑道：「我竟忘記了。」

因遠遠的看著吉甫一笑，大家也不覺笑了。

道生來了一天，便要早回，對琴言道：「明日我著人來接你罷。」子雲道：「先生何不搬來，那寓裡有甚好處？」道生道：「這個最妙。我心上不好講，又要攪擾。我還要細細把你的園子逛一逛呢！」諸名士道：「若得道翁先生住在園裡，更有趣了。」次賢道：「前年園亭成後，一切佈置倒也罷了。只有一樣，各處的聯匾，都是草創時定的。後來改造起來，往往有些不合適了。且書字撰句，就是我們二人，並無第三人斟酌。

至今日看去，似覺草草。昨日我與度香商量，尚須添的添，換的換，非道翁及諸兄手筆不可。」仲清道：「我們究竟還沒有逛到。須盡一日之興，遊到了，方可擬題。」子雲道：「含萬樓下，我想刻一篇怡園序，要借重道翁。明日搬來，第一就要請教這篇序。」次賢笑道：「他還沒有搬進來，你倒先索房租了。」說得眾人大笑。道生約定明日即移過來，與琴言同住。

以後琴言就改了姓屈，稱為屈勤先，人叫他號是琴仙，不叫琴言了，看官須自記明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